

冰山女王 在隔壁

沦陷
LUN XIAN
WORKS



史上最无厘头
校园大剧

笑到根本
停不下来

落水后醒来，竟成前任表妹？

发现前任不算渣
那她就勉为其难
抢救一下咯



校园女霸主被劈腿

派出最强战友去单挑 / 结果惨败而回

是让你揍得他满地找牙
不是让你谢谢他全家……

新书（413）· 中国言实出版社

人生 就该 这样活

沦陷

LUN XIAN
WORKS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前任在隔壁 / 沈陷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5. 5

ISBN 978-7-5171-1128-3

I. ①前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38544号

责任编辑： 马晓冉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

邮 编：100037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 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：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8印张

字 数 222千字

定 价 22.00元 ISBN 978-7-5171-1128-3

目
录

第一章	成为前任表妹	01
第二章	进击的包子	19
第三章	乌龙事件	36
第四章	甜蜜往事	52
第五章	前任的冤情	72
第六章	学渣的烦恼	89
第七章	智商是硬伤	105





目 录

第八章	傻人有傻福	124
第九章	死里逃生	143
第十章	相爱相杀	159
第十一章	英雄救美	178
第十二章	不是冤家不聚头	194
第十三章	和好如初	209
第十四章	婆婆太难搞	227
第十五章	我的老公是腹黑	238



我左手端着一份牛丸，右手握着一包“好吃点”，噼里啪啦一通捏碎后把饼干屑往池里撒。

池中，原本自由游弋的金鱼争先恐后地游到池边争食，我一边撒饼干屑，一边跟它们闲聊：“吃吧，吃吧，好吃你就多吃点。”不忘往嘴里塞一粒牛丸。

口袋里响起一阵烦人的铃声，我充耳不闻，无动于衷，对方锲而不舍，声声催人。我败下阵来，从兜里掏出了手机。

来电显示——杜子腾。

我现在一看到这三个字，就从心眼儿里冒火。

男朋友跟别人跑了，唯一可以信任的男性朋友是个傻子，这个事实令我痛不欲生！好不容易找个安静的地方自我疗伤，偏偏这傻子不识趣地打电话打扰！

我愤恨地按下关机键，戳起一粒牛丸塞进嘴里，嚼得“吱吱”响，颇有些化悲愤为食欲的味道。

杜子腾是我的青梅竹马，方正脸，浓眉大眼，常年顶着个板刷头，憨态可掬，实则脑子有点弱智。

比方说小时候他妈妈给他买了一盒橡皮擦，这厮小气地只肯送我一块，结果自己转眼就跟别人交换光了。我强势围观了他换回来的东西，一支自动





铅笔——坏的；一个大大卷空壳——据说可以当储物盒；一个女生发夹——掉了花的；唯一好用的居然是一包飘柔洗发露！

如此多的前车之鉴，我居然视而不见对他委以重用，我一定是脑子秀逗了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！

我努力平心静气，反省这场悲剧究竟怎么发生的。

我的前任叫江蔺，就在三个小时前，他把我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平心而论，江蔺是个很优秀的男人，相貌出众，性格温和，为人“正直”，就连法学院的院花都对他垂涎久矣。可惜我生性纯良，竟然一直没察觉出这女人的狼子野心。

直到三个小时前江蔺一通电话把我甩了，那个女人趾高气扬地从我面前走过，我才醍醐灌顶，原来这女人早有阴谋！可恨江蔺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，这也忒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，说什么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，根本就是你的优乐美奶茶，喝完就可以把我丢了！

既然你不仁，那就休怪我无义！

在成为江蔺前任的第一个小时，我严格筛选了身边所有的男性同胞，最后发现……居然连一个能甩江蔺一毫米的男人都没有！于是，我万般不舍地放弃了带着新欢前去炫耀，甚至放言“你敢出轨，我就敢给你戴绿帽子”。

一招不成，我试图寻求场外援助，来缓解我心中的郁结，那就是找人揍江蔺一顿。让你花心！让你招蜂引蝶！让你始乱终弃！

唯一愿意担此重任，又值得我托付的人就只有杜子腾。

原定计划是杜子腾冲到江蔺面前，大吼一声：“梁小是我喜欢的女人，你居然敢辜负她！”随即二话不说，噼里啪啦地揍对方一顿，胜利而归。

可惜我过度重视战友的忠心程度，间接忽略了作为前锋需要具备的基本谋略，导致战况异常惨烈……

在成为江蔺前任的第二个小时，我用 502 胶水把手机粘在杜子腾的衣兜里，打通电话后，杜子腾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。

经过一阵漫长的等待，我听见他拉住了一个同学：“同学，你好。请问可以帮我叫一下江蔺吗？”

我在后方摇首叹息，这叫阵未免太挫士气，如果我做前锋，必定在他们班门前大吼一声：“江蔺，你给我出来！”随后等对方走出班级，二话不说，亮出兵器，杀对方个措手不及。这才是大将之风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！

不久，江蔺的声音出现在手机那头：“原来是你。”语气颇为意外。

杜子腾明显底气不足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听……听说你跟小小分手了？”

江蔺问：“梁小告诉你的？”

我在手机这头冷笑一声，前几天还一口一个“小小”叫得亲热，改口倒是挺快啊。

杜子腾“嗯”了一声，两人之间静默了好几秒，才听杜子腾问：“你为什么跟小小分手？”

江蔺笑了一声：“你倒是挺关心她的。”

杜子腾说：“小小是个好姑娘。”

我一口气提不上来，险些英年早逝。

亲，这根本不是重点好吗？！你们现在是在叫板，这种狗血的台词就不用说出来掉价了！

江蔺问：“所以？”

“所以……所以……”

我一颗心再度提了上来，咆哮着杜子腾该念的台词：“所以我喜欢她，不容许任何人辜负她！”只要说完这句，你就可以顶着正义的名义打他个措手不及！从此，你会成为义薄云天、气冲霄汉的代名词，万民称颂你，负心汉忌惮你，萌妹子仰慕你，你的人生将会达到他人不可企及的高度！

“所以……我喜欢她！我不容许任何人辜负她！”杜子腾终于说出了口。

Yes ! Yes ! Yes !

我握着手机手舞足蹈，接下来爆发出你的小宇宙，将江蔺打个落花流水吧！我按捺住激动之情，静心聆听前线战况。谁知电话那头寂静一片，我不确定地晃了晃手机，怀疑是否战况太过激烈，导致杜子腾的手机不小心甩了出去。

正在这时，江蔺的声音清晰地通过手机传了过来，同时还有那不可思议的笑声：“你觉得是我辜负了她？”



杜子腾没有说话。

我顿时觉得头昏眼花，原来他们根本没有开打……以我对杜子腾的了解，我完全可以想象出他此刻正瞪着一双看似谴责、实则委屈的眼睛看着江蔺。

江蔺问：“你喜欢梁小，对不对？”

杜子腾迟疑了一会儿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江蔺再问：“那我跟梁小分手，你就有机会跟她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”

杜子腾迟疑了“两会儿”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江蔺继续诱导：“所以，你不是该感谢我跟她分手吗？”

杜子腾迟疑了“三会儿”，真诚地开了口：“谢谢你。”

江蔺满意了：“很好，还有其他事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那我就先进去了。”

“好，你慢走。”

等到江蔺进了教室，杜子腾站在原地讷讷地吐出一句：“好像有哪里不对……”

我握着手机，气得浑身发抖。

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，这句话我今天终于亲身感受了！

五分钟后，杜子腾一脸呆滞地出现在我面前。

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微笑：“我让你干吗去的？”

杜子腾答得干脆：“揍江蔺！”

我皮笑肉不笑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：“结果呢？”

“我谢谢他全家！”

杜子腾说出这句话后，终于豁然开朗，露出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：“小小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！”

我遏制不住面部的扭曲，冲上去抓住他的肩膀一阵狂晃：“说！我让你干什么去的！你却干了什么！你今天不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就跟你同归于尽！我上辈子到底是作了多少孽，这辈子让你来折磨我！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！在敌人面前灭自己威风是怎么回事啊！”

杜子腾被我陷入疯狂的模样给镇住了：“小小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吧。”

“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！”我松开紧抓杜子腾的手，学着琼瑶剧女主角的模样，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簌簌落下，“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你！”说罢，泪奔而去……

十米。

二十米。

三十米……

我忍无可忍地回过头：“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！”

男主角只要一脸内疚地望着女主角离去就够了！正是这种该解释不解释，你要解释我偏不解释的剧情才能成功制造误会，让原本十集的剧情顺利发展至三十集！你这种死缠烂打地跟着解释的剧情，让那些金牌导演、著名编剧情何以堪哪！

杜子腾仍旧是那副泫然欲泣的表情：“小小，你就让我跟着你吧……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”

我心如磐石，不可转移：“我现在看到你不只是肚子疼，连心肝脾胃肾都疼了！你要是再跟着我，我就去跳河！”

这句话成功震慑住杜子腾，他终于不再跟着我，如同琼瑶剧中的男主角一般，满目深情悔恨地望着我离去。

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去小卖部买了一份撒尿牛丸，然后路上不知打哪儿捡到一包“好吃点”，圆润地出现在学校的未名湖边，进行自我疗伤。

其间，杜子腾试图用手机婉转地向我表达歉意，奈何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一颗破碎的心岂是这么容易挽回的？

“喵呜。”身后响起一声猫叫，我收回思绪回头一看，一只面如圆盘、一身肥膘的黄斑大猫立在身后。我立马笑逐颜开：“哎哟，原来是叉叉啊，来来来，姐姐喂你吃肉。”说着，戳了一粒牛丸喂它。

牛叉叉是这附近的流浪猫，有人在这里的假山给它弄了个小窝，它就定居在这儿。我给它取名叉叉，冠以牛姓，不过这个名字的普及难度极大，我曾亲耳听过有人叫它小黄、八戒、狗剩，诸如此类。我十分怀疑长久下去会造成它猫格分裂……

我抱着牛叉叉又喂了两粒牛丸，见它乐颠颠地吞了下去后，又抬眼看向





我手里的碗——里边还有一粒牛丸。

我立马用手捂住碗口，虎视眈眈地看着它：“这是我的！”

牛叉叉斜眼看我。

我以最快的速度叉起那粒牛丸往嘴里塞，眼见就要落入口中，牛叉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了过来，我闪躲不及，居然让它偷袭成功！

“啊啊啊！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把我的牛丸给吐出来！”我抓着牛叉叉一阵狂晃，“一人一半不好吗！你为什么还要抢我最后一个牛丸！良心呢！你给我吐出来！”

牛叉叉不甘受制于人，伸出利爪向我袭来，我试图以左躲右闪大法破坏它的阴谋，忘了脚下的雨花石经过昨夜大雨的洗礼还没干，脚下一滑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后脑勺磕在石头上，整个人掉下了池子。

晕过去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……我到底是在哪里捡来的那包“好吃点”！我到底为什么要蹲在池边喂鱼！

我是在一场激烈的辩论赛中醒来的，正方是一名着装素雅、相貌过人的中年女子。

“等青青醒了，我就带她回加拿大。”

“不行！青青是我女儿，你凭什么带走她！”反方虽然相貌平平，但是西装革履、气势逼人。

“你问我凭什么？我好好的一个女儿交到你手中，你把她抚养成了什么样！青青为什么会自杀，你到底有没有关心过她！”

我淡定地躺在床上看着，心中纳闷，医院那么大，是什么样强大的理由让他们选在我的床前进行这场辩论的呢？

兴许是我的目光太过灼热，他们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，齐齐地露出一种可以称为惊喜的表情。

我讪讪一笑，说：“你们继续……”话一出口，就让自己吓了一跳，嗓子干哑得厉害，根本无法听出自己原本的声音。

正反方辩手立马结束辩论，扑到我的床前嘘寒问暖：“青青，你终于醒了，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青青，你是不是渴了，医生呢，医生！医生怎么还不过来！”

我抽了抽嘴角：“叔叔，阿姨……我们很熟吗？”

话语一出，站在我面前的两人立马呈现出一副被雷劈的表情：“青青，你不记得妈妈了？我是你妈妈啊！”

青青？

我记得江蔺有个表妹叫何青青，今年刚考入历史系，性格有些孤僻，总共也没见她说过几句话，不知她们有没有什么亲戚关系。

我正猜测着，忽然想起自己刚才发出的声音，心中一凉……

我颤着声音说：“麻烦你们拿面镜子给我。”

正方辩手一脸狐疑，从包中拿出一面化妆镜递给我。我颤巍巍地接过化妆镜，登时一口气卡在了喉咙里，晕了过去。

镜子中出现的分明就是江蔺的表妹——何青青的脸！

片刻后，病房内冲进一名医生，对我的人中一顿猛掐，我不情不愿地醒了过来，面对自己仍旧寄居在何青青身体里的情况，我欲哭无泪。

“青青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还认得妈妈吗？”

我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双目呆滞，满脸茫然。

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真的成了江蔺的表妹？这种只在言情小说里出现的情节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！我的真身呢！莫非已经……翘辫子了？

我一时风中凌乱、言语不能，我绝对不要去火葬场参加自己的葬礼！我努力排除杂念，思考对策。

对了，杜子腾一定知道我的真身去哪儿了，我一定要先找到他！

我佯装疲惫地说：“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们先出去吧！”

何母说：“那你休息一下，妈妈在这里陪着你。”

我一计不成，再生一计：“我想上厕所。”

何青青的父亲听了，起身走出病房，何母举着输液瓶扶我进厕所，我佯装害羞地让她等在门外，然后做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，那就是拔点滴！

他日如果我有幸与人说起这段经历，必定得细细诉说一番当时的壮烈心情，以及撕胶布、拔针头时的果决，简直是一气呵成，风云变色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不顾手上疼痛，打开厕所门“嗖”地一下冲了出去，何母猝不及防，何父正在门外抽烟，错过了最佳拦截时机，直到我跑过长廊，





他们才反应过来追了上来。

“青青，你要去哪儿！快点回来！”

我头也不回地往外冲，如今我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根本没有闲情在这儿装失忆。只是何青青自杀时似乎并不是割腕，而是服药自杀。因为我的手上除了几个针头留下的针眼外再无伤口，胃却疼得难受，刚才躺着还能忍受，这会儿一跑便疼得直冒冷汗。

我一溜烟地冲出医院，瞧了瞧四周的景物，何青青是在自杀后直接被送到学校附近的医院的，虽然离学校不远，但是以我现在的体力想要跑去学校还是一项艰难的任务，更何况后面有追兵。

于是，我身穿病号服，脚踩拖鞋，拿出小言男主角才拥有的霸王之气伸手招了一辆出租。

“大叔，我现在有急事要去乌龙大学，可是忘了带钱，您愿意载我一程吗？我明天一定把车钱给你！”

出租车司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大概是见我穿了病号服，松口说：“上来吧。”

医院距离学校不过五分钟的车程，我下了出租车，撒开脚丫子就往工程系跑。往常这个时候，杜子腾一定坐在教室里上课，可我跑到他们教室的时候，完全不见杜子腾的身影。

我随手抓了一个人：“你知道杜子腾在哪里吗？”

那同学听了，双目迸发出八卦的光芒：“同学，你一定不知道吧？杜子腾他女朋友前两天劈腿被甩，伤心欲绝地跳河自杀，现在人正躺在医院不知是死是活呢，杜子腾刚才说要去找那奸夫算账！”

我恶狠狠地剜了那男生一眼，你才是杜子腾的女朋友！我跟江蔺虽然算不上三书六礼，明媒正娶；但也是情投意合，问心无愧吧！

我再度撒腿往建筑学院跑，还没跑到建筑学院门口，远远就见围着一大堆人，杜子腾的声音从人群中央清晰地传来：“你这个浑蛋，如果不是你，小小就不会跳河！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”

由于战况激烈，围观人群纷纷后退了一大步，我趁机闯入，只见杜子腾用他健硕的身躯把江蔺压倒在地，用自己的拳头招呼他，不知情的围观群众

见了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放开那个少年！”

杜子腾不知悔改，痛下狠手，江蔺当下挂彩。

我不禁有些心疼，可转念一想，我之前不还煽动杜子腾给江蔺点颜色看看吗？这会儿杜子腾真给江蔺点颜色看了，我还矫情个什么劲！我正纠结着是上前劝架好，还是在旁助威好，这时江蔺突然一个猛虎翻身把杜子腾压在了身下。

“嗬！”我倒抽一口凉气，看不出江蔺小身板儿，居然能把杜子腾这个庞然大物推倒！

局势瞬间扭转！

“杜子腾，你未免也太瞧得起我了！梁小会因为我跳河？”江蔺以牙还牙，往杜子腾脸上招呼。

杜子腾虽然受制于人，但士气越发高涨：“警察早就在现场勘查过了！未名湖边留有一只盛牛丸的纸碗和一个‘好吃点’包装袋，如果小小是不小心掉下去的，她怎么有时间吃光所有的牛丸跟饼干？她一定是自己跳河的！如果不是你跟她分手，小小怎么会去跳河！”

江蔺含冤莫白，外挂全开：“如果梁小是因为跟我分手而去跳河，她哪里来的心情去买牛丸吃！还吃得一粒不剩！”

围观群众已经从一脸正直的围观变成哈哈大笑，我的脸色由红变紫、由紫变黑。你们现在是在打架好吗？！为什么一定要在我有没有吃牛丸、到底有没有把牛丸吃完这个话题上纠结！

我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，果断从围观群众中“脱颖而出”：“好了，你们都不要打了！”

江蔺见到是我，立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惊讶地问：“青青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作为前任，我果断应该跟杜子腾同仇敌忾，可作为寄居在何青青身体里的寄居蟹，我怎么着也不能太驳江蔺的面子。

我上前推开江蔺，把杜子腾从他身下解救出来，骂道：“现在事情已经出了，你打我哥有用吗？你打他，梁小就能醒过来了吗？”

杜子腾大概是被我盛气凌人的架势给吓到了，居然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





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因为我的话而哭得惨绝人寰，我跟他从小到大玩了这么多年，都没见他哭成这样过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毫无形象可言。

“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！如果不是我没有揍江蔺，小小就不会跳河。可是我现在揍江蔺了，小小，你能不能醒过来啊……”

我心中很是感动，可是你要不要这么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！我会为了你一句话而去跳河？我说：“你先别哭，告诉我梁小现在怎么样了！”

杜子腾顿时哭得更凶了：“医生说她脑子进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。”

呃……脑子进水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！

我说：“你先别光顾着哭，带我去医院看看梁小。”

杜子腾理都不理我，兀自哭得惊天动地，围观群众开始捂着耳朵撤退。

我大喝一声：“别哭了！你哭的时候说不定梁小已经醒了！”

这句话成功唬住了杜子腾，他爬起来拍拍屁股就跑，我连忙就要跟上去，谁知江蔺一把拉住我，问：“青青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舅舅知道你在这里吗？”

我仗着现在是他表妹，对他怒目而视：“你只问我为什么在这儿，你关心过梁小吗？！”说完，重重地甩开他的手，追随杜子腾而去，心里大喊痛快。

杜子腾伸手招了一辆出租车，坐进去正准备关门，我无耻地也坐了上去。杜子腾瞪我：“你上来干什么！”

我作楚楚可怜状：“对不起，我哥对不起梁小，我代他向你们道歉，你让我去看看梁小吧，不然我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。”

杜子腾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是个好姑娘！”

“……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

我跟着杜子腾一起赶到医院，一通左拐右绕后，来到一间病房门前。

杜子腾敲了敲门，随后推开了病房门。

病房内，一位目光慈祥、神情憔悴的女士正坐在床前，呆呆地看着床上的病人。我一步一哆嗦地走到床前，看着床上妹子苍白的脸，一时情难自禁，扑过去一把抱住她，大喊：“梁小，你怎么这么傻啊！”

女士被我吓了一跳，道：“孩子，你淡定啊！”

我抬起一双泪眼，问：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
“医生说……”女士眼含热泪哽咽道，“医生说她脑部受到重创，脑子进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”

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不就是成植物人了吗！我号啕大哭，梁小啊梁小，你为了一粒牛丸跟牛叉叉打成这样，值得吗，值得吗？

我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对杜子腾说：“你能不能出去一下，我有话跟阿姨说。”

杜子腾满脸狐疑，见女士点了点头，才不情不愿地出去了。

杜子腾一出去，我就立马抱住女士的大腿，大喊一声：“妈！”

女士被我吓了一跳：“孩子，你淡定啊！饭可以乱吃，妈可不能乱认啊！”

我说：“妈，是我啊！我是梁小啊！”

我妈一脸不相信，指着床上的人问我：“你是梁小，那她是谁？”

“她也是梁小！”我语无伦次道，“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可我真的是梁小，不知道为什么我醒来的时候成了何青青！不信你问我问题，你跟我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情我都记得一清二楚！”

我妈随口问道：“我的手机号码是多少？”

“……”

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居然不记得你的手机号码！

我妈一脸“这么不专业居然还敢糊弄我”的表情。

我说：“我真的是你女儿！上礼拜马桶堵了，你把我臭骂一通，因为我老是把头发往马桶里丢。再上个礼拜，你在枕头下放了一把剪刀，吓了我一跳，你说做噩梦时辟邪用的！再上上个礼拜，你说给我买了个火龙果吃，结果是你们单位开会你随手拿的！”

我妈看着我的眼神终于多了一抹深思：“你还知道什么！”

“我房间衣柜的第三个抽屉里塞的都是破衣服，其实你把金银首饰都藏在那些破衣服里了！你银行卡密码是刘德华的生日！你每个月收了房租就往卡里存，还天天对我哭穷，说家里穷开不了荤！”

我妈满脸震惊：“你连这都知道！”

我一脸嘚瑟道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！”

我妈激动得一把抱住我：“哎哟，你真的是我女儿，你真的是梁小啊！”





我同样感动地抱住了她：“妈，你终于相信我了！”

母女相认的场景感人至深，一场痛哭后，我妈抱着我抹了抹眼泪，说：“你告诉妈妈，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害你？警察说现场有打斗过的痕迹，你是不是不小心得罪谁了？”

我声泪控诉：“是牛叉叉害我的！”

“牛叉叉是谁？”

“牛叉叉是我们学校的野猫。”

“一只野猫居然也能害人，必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，你把当时的情况详细跟妈妈说说！”

我好不容易有了倾诉对象，当下把牛叉叉的罪状一一道来，我妈听后，面色凝重道：“……就这样？”

“不只是这样！我买了六个牛丸！它居然吃了四个，整整三分之二！这才是关键好吗！”

我妈扶了扶额：“子腾说你是因为跟男朋友分手才跳河自杀的，我千万个不信，可我现在宁愿相信你是为了男人跳河的，出去别说你是我女儿……”

我泪奔：“妈！”

我妈不愿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：“你在何青青身上的事情还有其他人知道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，我只敢告诉你。我怕别人知道，会把我当神经病关起来或者抓去做实验。”

我妈点了点头：“这件事你对谁都不要说，连子腾也不能告诉，他性子直，说不定不小心就让人套了话去。”

我点头，我妈正要开口说什么，门忽然被打开，何青青的父母冲了进来。

何母一见我就扑了过来，用力把我从我妈怀里抢走，说：“青青啊，你怎么突然就跑了，吓死妈妈了。”

我朝着我妈讪讪地一笑。

我妈体谅地说：“孩子没事就好，你们快点带她回去休息吧，孩子现在身体正虚弱。”

何母点了点头，搂着我往外走，走出病房，就见江蘭站在外头，想来是